



北崔崖游记

□赵公友

夏日炎炎，酷暑伏天。蝉鸣如沸，身心俱烦。暑苦至极，切切尤殷。晋潜有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之田园，合群伦之望。求恬静，近天然，归于朴，亦吾所欲也。

闻青州北崔崖（以下简称崖），乃避暑至圣。崖之名，皆因四周多悬崖峭壁，密植松柏，色郁青翠，故曰翠崖，清《益都县图志》称崔崖。崔乃翠之谐音，又处山之北麓，今北崔（翠）崖是也。村因河而遐迩，曰遇龙。尤以夏水足沛，顺势而泻，巉岩嵯峨，叠瀑堆雪，多处状如三峡之微观。湍湍间，往游者众。此河，可戏水，尽逐浪之乐；可登山，览群山之妙。于是乎，约友人，择良日，驾车疾之。

入青州西南，崇山峻岭，草木葳蕤，摇曳披拂，迥异于目，赏心悦之。道崎岖，峰连绵，山青翠，景怡人。心如归林之鸟，安然自在，空明于心。

约里许，近北崔崖，哗哗之声，于山涧脆耳，自深谷悠扬。此乃遇龙之交响，或轻吟低唱，如琴弦拨动。或重声轰鸣，如雷震贯耳。皆出自然之美，造就空灵之音。乐享于此，归璞返真矣。

崖之南，曰牛角山，崇山峻岭，峰峦起伏，植被耸翠，葱茏蔽日，储水丰沛之极。旱时仍溪流涓涓，水击山岩而潺潺。雨季乃湍激穿空，绕乱石，跌深潭，穿山涧，有轰鸣之声。四时长流，不舍昼夜。

崖之北，石灰岩喀斯特之貌，峭壁嶙峋，沟壑纵横，怪石突兀，苔衣层叠，夏日氤氲。时令酷暑，村居依山傍水，凉意频生。望四周，绿树环合。闻鸟鸣，清脆悦耳。嗅花香，芬芳盈鼻。众人皆曰，当闲逸之最焉。

北崔崖山水兼具，可唯山水之美。暑夏雨沛，遇龙河挟山势而湍涌，远闻哗哗之声。左岸依村，无道可

攀。右岸靠山，栈道通达。足涉之，顿感山水之爽，嘘嘘之声相闻，浸肤之悦，舒心神怡，悠然自得。

遇龙中一坪，方约五十，倚半水而下临潭，名曰龙歇坪。探其故：传一仙人云游至此，遇黑龙晒日于坪。其逢日则晒，遇阴则隐。人云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乃宝地是也。由是，以坪为界，仙人洞中清修，黑龙乐居于潭，二者相和。潭渊难测，碧如澄靛，为黑龙之所，曰黑龙潭。仙人修炼之洞，曰仙人洞。黑龙晒日之所，称之龙歇坪。依山势，顺水涧，以木修栈道其侧，可攀缘而游。过潭曲折上行，或平坦，或陡如梯。陡处，须借扶手之力。仰视，峭立亘天，翠峰叠迭。遇一泉，状如斗，水尤冽，覆绿苔，水渗石罅而出，如珠如线，汇集成泉，名曰仙泉。掬水而饮，舌触甘冽，味蕾至爽。又力攀而上，本以奇伟尽矣，忽遇一湾，名曰老龙湾，似三峡之貌，如削如攒，层岩差互，断崖高数尺，水流急湍，气势轰然。虽无庐瀑之三千，却亦悬如银河，磅礴之势轰然。庐山之瀑因太白而名天下，然北崔崖之瀑犹盛而寂寂，概非因瀑，是名人也。

遇龙河之大观，山水相依，水流急缓有度，老少咸宜。其漂流之设施，可供孩童玩焉。缓处，可嬉水乐，以寄闲情。窄处，可观水势，以壮心志。

古人观于山水，往往有得。孔子曰：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”水之乐，智者以水之灵涤心之敏。山之乐，仁者以山之固悟己之德。人生若至山水之乐，可安于义而达于事矣。

是日，同游者五人，丙午马年六月初三，遂记之。

盛夏的马马菜

□许春苗

已入盛夏，日头烈烈，蝉鸣悠长。鲁南地区的田间垄头、菜畦缝隙里，有一种贴着地皮肆意生长的野菜，叶儿绿得鲜活，茎儿红得温润。城里人唤它马齿苋，可我总是觉得这名字虽雅致，却生疏。我还是更习惯老家那亲昵的叫法——马马菜。

从小到大，我总偏爱这个土气的名字。我时常揣摩，它究竟该叫“妈妈菜”——蕴含着母亲灶台边的烟火温柔，还是只因乡音质朴，才被随口唤作“马马菜”？但，单单念起这三个字，心底就漫出浓浓的暖意——那里面连着童年的回响，母亲的温柔与故土的亲切。

在老家，马马菜是盛夏最寻常的野菜，模样朴素却耐看。它不挺拔，天生匍匐于泥土，细细的枝蔓四下铺展、肆意蔓延。一节节嫩红的茎秆柔韧多汁，不粗不硬，泛着温润的水光。叶片是沉沉的暗绿，厚实而圆润，小巧饱满，层层叠叠挨在一起，密密匝匝地铺满地面。烈日炎炎，成片的马马菜从不打蔫，那红绿相间的色彩，在滚烫的夏日田野里，铺展出一片坚韧的生机。

儿时的盛夏餐桌，少不了马马菜的身影。中午从地里干完活回家，母亲边做饭边对我说：“快去，摘点马马菜回来，给你加个好吃的菜。”我便挎着小竹篮钻进菜园，专挑最嫩的菜头掐。指尖轻轻一碰，脆嫩的茎叶便折落掌心，不一会儿，就掐了小半篮子。摘回来的马马菜不用刻意打理，洗净沥干，开水一焯，原本鲜活的青绿便变得温润软糯。

母亲把几瓣大蒜捣成泥，两个青椒剁碎，再淋上一勺滚油，“滋啦”一声，香气瞬间弥漫厨房。鲜爽的料汁浇在沥干的马马菜上，轻轻拌匀，一道夏日佳肴便成了。入口清润爽滑，带着独有的田园鲜香，顿时消解了盛夏的燥热。马马菜不仅能凉拌，还可以蒸大包子、做鸡蛋汤。儿时真是日日吃、顿顿有，却从不会腻味。这朴素的山野小食，是童年夏日最难忘的滋味。

岁月流转，味蕾的记忆从未褪色。但真正让我记挂半生、心生敬畏的，从来不是马马菜的鲜香，而是这平

凡草木里藏着的顽强生命力。

每到入伏，菜园的土豆、茄子、大蒜次第采收完毕，土地便要翻耕休整。母亲握着锄头，将整片菜畦细细翻挖一遍，土里的马马菜连着老根一并被刨出，杂乱地堆在田头。看着满地断根离土的马马菜蔫头耷脑，我满心可惜，忍不住追问母亲：“都挖干净了，往后还吃什么呀？”母亲低头整地，语气淡然：“不妨事，扔在地头晒几日，一场雨过后，它们又能活过来。”

我满心疑惑，当然不信。连根拔起，又被烈日暴晒，怎会起死回生？往后几日路过菜园，我总要驻足张望那堆被废弃的马马菜。烈日灼灼，外层的枝叶渐渐干枯发黑，可凑近细看，靠近根茎的地方，始终带着一丝青嫩，坚挺不腐，仿佛只是在盛夏的燥热里打了个盹，只消一场雨水，便能重焕生机。

果然，没过几日，一场夏雨倾盆而下，酣畅淋漓地浇透了整片田野。不过一两天光景，奇迹便悄然发生。那些之前看似已经干枯死寂的马马菜，枯茎之侧，悄悄冒出了点点嫩黄的新芽，怯生生、绿油油的，缀满枯黑的枝蔓，不过三五日尽数复苏，藤蔓舒展，新芽丛生，又是一片鲜活盎然的绿意。

我们便再次掐嫩梢、焯净水、拌蒜泥，延续着夏日独有的山野美味。一茬又一茬，掐之不尽，生生不息。

马马菜，是大地赠予农人最朴素的礼物。生于荒蛮，长于酷暑，平凡到无人瞩目，卑微到随处可见，却藏着最动人的生命力量。它俯身贴地，不争不扬，纵使被连根刨出、烈日暴晒、一度枯槁，只消一场雨水，便能绝地重生，再焕青绿。

我们大抵都是芸芸众生，平凡如那一株野草。人生路上，谁不曾遭遇困顿，谁不曾经历被命运“连根拔起”，跌落低谷？可每每想起盛夏的马马菜——枯茎之侧，新芽竞吐，心中便多了几分通透与力量。草木尚且如此，人亦当如是：俯身沉淀，耐得住燥热，扛得住风霜；纵历磋磨，也要守住心底那一点韧劲，在平凡岁月里，生生不息。

岁岁盛夏，马马菜常青。



北崔崖风光

贺潍坊市获评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诗两首

□齐利民

（一）

建城史逾两千年，
起于汉代平寿县。
隋唐定址河西岸，
明称潍县四海显。
现代析置潍城区，
东莱首邑美誉传。
龟蛇相依双城态，
白浪相望两岸繁。

（二）

远古海岱建重镇，
万印楼内金石全。
板桥知县七截整，
以工代赈城修缮。
东关坞西墙局部，
奎文通济楼重建。
十笏园小特色浓，
城隍庙内碑刻现。